

永别了，武器

【美】海明威 原著

Renshishahui wenxue mingzhu jingbian congshu

普及版
(第二辑)

认识社会·文学名著精编丛书



永别了，武器

〔美〕海明威 原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池长尧

插图：王重义

永别了，武器

（普及版）

〔美〕海明威 原著

余 水 改写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杭州武林路125号）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插页2 字数134 000 印数1—2 500

1990年3月第 1 版 1990年3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42-0529-8/I·101 定价：2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重要作品《永别了，武器》的缩写本。缩写本描写美国青年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怀着“爱国主义”和“拯救世界民主”的信念去参军，结果发现这只是场屠杀，一点没有什么“光荣”和“神圣”的地方，最后亨利与他所爱的姑娘卡萨玲一起逃离了军队，侨居国外。小说从批判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出发，进而否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，具有进步意义。但由于作者未能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，致使小说对战后青年命运的思考流露出悲观情绪和无能为力之感。

序

陈伯吹

青少年憧憬着古今世事奇观，满怀着未来美好理想，面对这广阔的世界，凝望那高远的天空，从而浮想联翩，悠然而动遐思：关于人的生活，物的变异，社会的情状，世界的形势，善与恶的识别，好人与坏蛋的斗争……凡此种种，不可能不在多思敏感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心头跃动，他们强烈地要求认识社会，过好有意义的生活。

当然，人在社会中，有所认识，有所思索，只因青少年入世未久，知识不广，阅历不深，更因课内学习紧张，课外缺乏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。这样，只能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得第二手的人世情状与人生经验，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生活，摸准道路和方向。而在汗牛充栋的万卷书中，最能描绘世态，勾勒形象，作动人的叙述，写出微言大义的，应推文学作品。何况它不只蕴藏思想意义，还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，青少年将在文学阅读欣赏中，不知不觉地形成那先进的世界观，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。

作家，一般说来，都是具有正义感的，心向人民，热爱人民，从而为人民仗义执笔，写出为千万人民传诵的不朽的杰作。它是人民的上好的精神粮食！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《认识社会·文学名著精编丛书》，在第一辑（共七册）出版后，受到青少年读者的青睐，在这一良好的情况下，自应出版供应更多更好的文学读物，以此满足阅读好书的愿望。果然，如今第二辑的十册跟踪而上，这是值得举起双手欢迎的吧。

这儿还不妨简单地提说一下：第一辑从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，它的萌芽，它的发长兴旺，直到骄奢淫佚，荒乱横暴。这，读者可以在《高老头》、《镀金时代》和《华丽的家族》等作品中，窥见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全盛时期，同时衰亡的迹象也已翘出尾巴来了。

这第二辑促使读者在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面貌——从温情微笑，逐渐转变到虚伪冷酷以后，变得穷凶极恶，压迫剥削，一副狰狞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。于是在《愤怒的葡萄》中描绘了人民的饥饿、觉醒和反抗。作品写出了穷人的希望，尽管斗争失败了，但是“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灵里长得饱满起来”了。

在英国，工业革命以后，工厂兴起，蚕食了小农经济，迫使其破产。《彩虹》这一作品就是揭露了统治者，并且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为富不仁。

《苦难的历程》与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两部伟大的作品：前者写出旧知识分子怎样怀有错误的认识，迷恋过去，在痛苦的考验中，终于懂得了必须靠拢人民，走向革命。后者则通过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族人，如何在痛苦生活中挣扎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：既流血，又流泪，谱写了那个伟大的时代。

在匈牙利，一个从破落户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

子，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，谋求自身与民族的解放，作了英勇的斗争。这就是所谓《喀尔巴阡山狂想曲》，其实并非狂想。

西班牙的小说《合同子》，是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的画卷，写得血淋淋的，会使读者触目惊心，激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思想。

其余的《牛虻》、《蝇王》、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等，都是文学名著，作为青少年读者，都该好好诵读，好好思量，并与80年代的人民生活相互比较和对照，借以端正自己前进的步伐，为改造旧社会，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。

1989年4月于上海

第一章

那一年的晚夏，我们住在村庄上一幢房子里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。河床在阳光下又干又白，清蓝明净的河水，在河道里流得好快。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，扬起的尘沙往上飞扬；那年树叶早落，士兵们开过之后，路上赤裸裸的只剩一片落叶。

平原外的那些高山里正在打仗，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。

到了秋天，秋雨连绵，可大路上还是那么繁忙，不管白天黑夜，路上总有许多驮着弹药箱子的驴子，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，还有用牵引车拖着走的大炮。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，兵士们身上尽是烂泥；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的。

路上时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；驾驶员座位边每每有一位军官，车子的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。这些小汽车溅泥泼水，比军用大卡车还要厉害。如果车子后座上有一个小伙子，坐在两位将军的中间，他小得连脸都看不见，只看得见他的帽顶和他那细窄的背影，而且车子又是开得特别快的话，那么小伙子可能就是国王。他人住在乌第涅^①，几乎天天这样子来视察战况，无奈战况不佳。

^①乌第涅在意大利的东北部。

冬季一开始，雨便下个不停，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。不过当局设法防止，所以到末了军队里只死了七千人。

第二年打了好几场胜仗。于是我们8月渡河，驻扎在哥里察^①镇上一幢带有花园喷水池的房子里。这小镇打下来时很漂亮，小镇后边是河，前边是高山，山上还由奥军占据着，奥军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小镇来住，所以从山顶上开起炮来，并不乱轰，还没有炮弹落在小镇里。因此，镇上照常有人居住，还有医院和咖啡店。

小镇外山坡上的橡树林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初到小镇时，正在夏日，树林青翠，但是现在只剩下断桩残干，地上则给炮弹炸得四分五裂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，我正在原来有树林的地点徘徊，看见一块云朝山顶飞来，云块飞得好快，不一会儿天空已被乌云遮住，接着云块落在山上，突然间落到我们身上，到这时才知道原来是雪。雪在风中横飞斜落，很快掩盖了赤裸的大地。

后来我回到小镇。那天夜晚，我们在饭堂里吃到通心面这一道菜，大家吃得很高兴。我们一边吃着，一边喝着酒；同时望着窗外下得又迟缓又沉重的大雪，我们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。大家吃完后，便围坐在一起聊家常。后来我们同饭堂的那个教士也坐到我们圈子里来凑热闹。

“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没有啦！”少校说。“你应当休假玩一玩。你应

^①哥里察在奥意边境上，大战前原属奥国，德文城名是勒次。

当到罗马、那不勒斯、西西里……”

“他应当到阿马斐去。”中尉说。“我给你写介绍卡，去找我家里的人，他们一定把你当亲儿子招待。”

“他应该到巴勒摩去。”

“他得到卡普里去。”

“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息，望望我在卡勃拉柯达的家属。”教士说。

“听啊，他连阿布鲁息都提出来。那儿的雪比这儿还要大。他又不是想看农民。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去吧。”

“反正你应该立刻就休假。”少校说。

“我倒希望可以陪你一道去，做个向导。”中尉说。

“回来时带个留声机来吧。”

“还要带好的歌剧唱片。”

“带卡洛左^①的唱片。”

“不要他的，他乱嚷。”

“你可希望就像他那么乱嚷嚷？”

“我希望你到阿布鲁息去。”教士说。旁的人还在大声争吵。“那儿打猎最好。那儿的人你一定喜欢，气候虽然寒冷，倒是清爽干燥。你可以上我家里去住。家父是个著名的猎户。”

……

“走吧！”上尉说。“看你们争吵没完，还是由他自己定吧。”

①卡洛左（1873—1921）意籍男高音名歌唱家。

第二章

我回到前线的时候，我那部队还驻在那小镇上。附近乡下，炮比从前多了好些，而春天也到了。田野青翠，葡萄藤上长了小青芽，路边的树木吐了叶子。小镇里炮更多，还有些新的医院，街上可以碰到英国军人，有时还有英国妇女。又有一些房屋被炮火毁坏了。原来我们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：这房子看起来跟我离开时没有多少分别。大门开着，有个士兵坐在大门边上晒太阳，门外停有一辆救护车。而我一踏进门，便闻到一股医院特有的气味。景物依旧，只是春天到了。我向大房间的门口张望一下，看到少校坐在写字桌旁，窗子打开着，阳光晒了进来。他没看见我，我决定先上楼去洗刷一下，再下来见他。

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的房间，窗子朝着院子，正打着。我在床上铺好毯子，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，防毒面具和钢盔仍旧挂在那钉子上。我那支奥军狙击兵的来福枪，则挂在两张床的中间，枪铤是蓝色的，枪托是可爱的黑胡桃木做的，配着那支来福枪的望远镜，我记得是锁在皮箱里。中尉雷那蒂本来睡在他的床上，他听见我的声响便醒了，坐起身来。

“吉欧^①！”他说。“玩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① “吉欧”系意大利语，这里是表示惊奇的“哎哟”的意思。

我们握握手，他抱住我的脖子吻我。

“你身上脏。”他说。“你该洗一洗。你到过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事？立刻都告诉我。”

“我什么地方都去过。米兰、罗马、那不勒斯、墨西拿、塔奥米那……”

“你讲起来好像是火车时刻表。对了，镇上现在还有美丽的英国姑娘。我已爱上了一个叫巴克莱的小姐。我带你去望望她。说不定我要和巴克莱小姐结婚哩。”

“我得先洗刷一下再去报到。难道现在没有人工工作的吗？”

“自从你走以后，没有什么大病重伤，只是些冻伤、冻疮，还有几个轻伤。战争下星期又要开始了，人家是这么说的。照你看，我跟巴克莱小姐结婚行不行，婚期自然得在停战以后。”

“绝对行。”我说着在盆子里倒满了凉水。

“今天晚上你得把一切告诉我。”雷那蒂说。“现在我得多睡一会儿，养好精神，漂漂亮亮的，去见巴克莱小姐。”

我脱下制服和衬衫，用毛巾擦身子，一边对房间环视了一下，望望窗外，望望闭着眼睛睡的雷那蒂。他人长得很好看，年龄跟我不相上下，是阿马斐^①人。他当军医觉得很开心，我俩是好朋友。我望着他时，他睁开眼来。

“你有钱没有？”他说。

“有。”

①阿马斐在意大利西南部，有著名的大教堂。

“借给我50个里拉吧。”

我揩干手，从挂在墙上的制服里掏出皮夹子来。雷那蒂接过钞票，人依然躺在床上。他笑着说：“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装阔佬。你是我的亲密的好朋友，我经济上的保护者。”

“活见鬼。”我说。

那天晚上饭堂里，我坐在教士的旁边。教士对我没到他故乡阿布鲁息去很失望，仿佛突然伤了心似的。他给他父亲写过信，说我要去，他们也预备好一切等待我，我自己也像他那样不好过，想不出我当时为什么竟没有去。我就说明给他听，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，后来一事又一事，终于拖得没有去成。到末了他也看出我实在本来打算去的，于是他才无所谓了。我俩一边谈着一边喝着酒。忽然上尉插了进来嚷道：“教士不开心啦。”

“我开心的。”教士说。

“教士不开心。教士希望奥军打胜仗。”上尉说。旁的人在听。教士摇摇头。

“教士要我们永远不进攻。你不是要我们永远不进攻吗？”

“不是。既然有战争，我们总得进攻吧。”

“总得进攻。要进攻！”

教士点点头。

“由他去吧。”少校说。“他人不错。”

“他究竟也是没法子想啊。”上尉说。于是大家离桌散席。

第三章

早晨我给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吵醒了，看见阳光已从窗外射进来，于是就起了床。我踱到窗口望出去，炮虽然看不见，但一听开炮声就知道在我们隔壁。炮队挨得这样近，真讨厌，幸亏炮口径并不大。这时我听到卡车在路上的开动声。我穿好衣服下楼，便向汽车间走去。

有10辆灰色的救护车并排放在长长的车棚下。机师们在场子里修理一辆车子。

“这里情况怎么样？”我问一位机师。

“就这辆车子不行，旁的都能开着走。”他停住工作笑一笑。

“配零件有什么困难没有？”我问那军曹级的机师。

“没有困难，中尉先生。”

“好！”我说着走到车棚底下，检查了每一辆车子，车子保养得很好，相当使人满意。

一切都很好，我人不在这儿，仿佛情形反而好一点。总攻击又要开始了，少校叫我负责进攻时期的各个救护车站。进攻部队将由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，然后在山坡上扩大阵地。救护车站得尽量接近河边，同时又要有天然屏障。车站地点当然是由步兵选定的，不过实际筹划执行，还得靠我们。这样一来，我居然也有了布阵作战的错觉了。

我因仔细检查车子，搞得满身污秽，就回房间去准备洗刷一下。只见雷那蒂身穿礼服，脚登黑靴，头发发光，

正准备外出。他一见我就说：“好极了，你陪我去见见巴克莱小姐。”

“好吧，等我弄一弄干净。”

“随便洗一下，换件衣服就行。”

我简单洗了洗，换了件衣服，就跟他走了。

上街穿镇而走，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幢德国人战前盖的大别墅前，原来英国医院就设在这里。正巧，巴克莱小姐和一位护士在花园里。我们从树缝间望见她们的白制服，于是朝她们走去。雷那蒂行了礼，我也行了礼，不过不像他那样过于殷勤。

“您好。”巴克莱小姐说。“你不是意大利人吧？”

“噢，不是。”

雷那蒂在跟另外一位护士说话。他们在笑。

“你真怪，怎么进了意大利军队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说。“并不是每件事都有理由可说的。”

“噢，没有吗？我从小到大都认为事情都有理由可说的。”

“你手上那根东西是什么？”我故意错开她的提问。巴克莱小姐长得相当高，金黄的头发，灰色的眼睛，我认为她很美。她手里拿一根细藤条，外边包了皮，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玩的马鞭。

“这根东西的主人去年阵亡了。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。他本来要和我结婚，但他在桑姆战役中牺牲了。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战。”

“那倒是怪伤心的。你们俩订婚多久了？”

“8年。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。”

“那，你们为什么不早结婚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我们沉默了。后来我们望望雷那蒂，他和那护士在谈话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巴克莱小姐。

“弗格逊。海仑·弗格逊。你的朋友是位医生吧？”

“是的。他人很好。”

“那好极了。这么挨近前线，很难找到好人。我们是挨近前线吧？”

“对，这里就是前线。”

“这是一条胡闹的战线。”她说。“但是风景很美。他们不是要发动总攻击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就有事做了。现在没有工作。”

“你当护士好久了吧？”

“从1915年起，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。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，想象有一天他会受点轻伤到我的医院来，让我侍候他。可后来，人家把他炸得粉碎。”巴克莱小姐很悲伤地说。

我一声也不响。

“照你想，这战争永远打不完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有什么可以叫它停止吗？”

“总有个地方会撑不住的。”

“我们撑不住。我们在法国就撑不住。像桑姆这样搞

几次，就非垮不可。”

“这里不会垮的。”

“你这样想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他们去年夏天打得很不错。”

“他们可能垮的。”她说。“什么人都可能垮的。”

“德国人还不是一样。”

“不，”她说。“我可不这样想。”

我们向雷那蒂和弗格逊小姐那边走过去。

“你爱意大利吗？”雷那蒂用英语问弗格逊小姐。

“相当地爱。”

“不懂。”雷那蒂摇摇头。

我把“相当地爱”译成意大利话。他还是摇头。

“这不行，你爱英格兰吗？”

“不怎么爱，你知道，我是苏格兰人。”

雷那蒂茫然看着我。

“她是苏格兰人，所以她爱苏格兰过于英格兰。”我用意大利话说。后又把这句话用英语翻译给弗格逊听。

“这不是哩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不必问。我们不喜欢英吉利人^①。”

“不喜欢英吉利人？不喜欢巴克莱小姐？”

“噢，这就不同了。你可别这样就字解字。”

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就分别了。在回家的途中，雷那蒂

^① 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，因为受了英格兰人的并吞和剥削，在情感上始终有相当距离。